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魏公集卷四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謄録監生臣孫汝明

謄録監生臣雷琳

謄録監生臣汪麟

王魏公集卷四

宋 王安禮 撰

劄子

論明堂配帝第一劄子

臣伏覩詔書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昊天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以臣所聞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圜丘則徧及於天之羣神明堂則弗徧也祭上帝而已所謂上帝者則昊天上帝與

五帝是也何以知之肆師之職旣曰類造上帝又曰封于大神則是以上帝兼及五帝故又以大神別之也司服之職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若上帝專謂昊天上帝則何故不止曰祀上帝又加以昊天者何也由此觀之則上帝之不專為昊天上帝明矣以周官一書考之其別於五帝則稱昊天上帝其別於昊天上帝則稱五帝其合昊天上帝與五帝而並則稱上帝前後參驗無一不合於此者蓋自昔言禮者皆以明

堂專祭五帝不及昊天上帝康成之徒既已乖謬歷代沿襲朝廷方欲是正典禮以革前世之弊雖祀昊天上帝而今又悉廢五帝之祀則是其失與前世等也記曰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接神之際其謹如此況於輕絕五帝之饗違經變古著一代非禮之舉失孰大焉方陛下祗畏天戒此事尤宜加審伏望聖慈以臣所言廣延博聞强識之士更賜論議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日曾論列明堂配帝事竊聞禮官所定有與臣言不同者朝廷已從其議縁臣所陳並因周禮正經前後參驗皆有稽據不知禮官復用何說欲變易此論伏以陛下講希闊之典追合先王宗祀嚴配之意此甚盛典莫大之事也今欲除前世久行之饗必須當義中禮然後上帝居歆神罔時怨理或失安悔將何及此臣所以夙夜惓惓忘冒昧之誅不能自已者伏望聖慈以臣所論付兩制近臣與太常禮官令以所見異同各據經

旨具議狀聞奏陛下擇其可否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近因請對曾再論列配帝事伏聞聖論臣以迫於日旰未盡所陳今輒敢援引古義薦瀆宸聽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蓋大旅上帝者以上帝兼昊天故下文以五帝別之則掌次所謂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者專為五帝而言也類造上帝

者以上帝兼五帝故下文以大神別之則肆師所謂封者專為昊天而言也掌次設文正與肆師互相發明則上帝兼昊天與五帝尤為明白矣其謂之昊天上帝者何也夏曰昊天氣之主也而所御者萬物相見之時易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又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蓋帝體物者也萬物皆相見而帝亦於是與萬物相見故兆昊天於南郊以禋祀祀之也其謂之大神者何也神之為神無乎不在在地則維嶽

降神田祖有神之類是也在人則乃聖乃神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之類是也在鬼則神保是饗神具醉止之類是也此以道言之也地則謂之示人則謂之鬼唯天則謂之神者此以禮言之也禮者我無加損焉正其名而已矣故周禮一書在天者皆謂之神唯昊天則謂之大神若地示人鬼則無有謂之神者蓋以正名為書則不得不爾雖與他經所稱不同其理一也故其稱昊天上帝也五帝也亦各正其名而已至於郊祀國祀之説臣

已粗陳大畧矣臣智識淺昧學術無取被蒙聖問不敢不盡其說干冐天威死有餘恐惟陛下斷其可否不勝大幸取進止

論河東將校功賞第一劄子

臣勘會宣撫司昨指揮本路領兵入界至囉兀城與种諤會合仍令修列堡障創置四寨許咸吉等既至會合處道上亦不曾遇大敵只是捕斬老小驅掠牛羊蓋乗西人不備遂到彼處至于修置堡寨騷動一路致西人

將引重兵攻剽爭奪方知向去不能守禦朝廷必已詳
知事實今來論功行賞不自朝廷宣撫司又不待經畧
逐司次第保明只據當時諸處供到草狀一面超轉官
資除授差遣至如都鈐轄通事舍人乃是朝廷謹選之
官今來只用宣撫司劄子並已除授宣撫司指揮本司
令限劄子到便起文請受稱呼新官自得指揮以來外
人議論紛紜不唯差次等第未得平允兼以謂今來除
授乃是宣撫司以昨來出兵絕無成效超越除拜無以

慰塞輿論臣竊覩自古用兵委用將帥未有如今日之事向使宣撫司所任將佐皆能摧敵破虜開拓疆境合得上件爵賞至于近上官職亦須奏請朝廷乞降恩命況今來只以將士深入不測之境暴露日久須合酬其勞苦宣撫司自當詳悉差次輕重何以遽然如此輕授致駭物聽自昔人臣得專封拜非治平得已之事也臣被命守邊所見如此不敢默默非不知宣撫司指揮奉行不疑可以無咎重念臣曾備位政府國家安危臣實

與其休戚今若共行此事依違不言不惟臣私義不安大懼有累朝政伏望朝廷將昨來得功將士除將校蕃官已依宣撫司劄子指揮施行更不重定外其將官使臣轉官差遣並令中書密院或專委官重別裁定所貴不僭稍全國體取進止

論河東將校功賞第二劄子

臣勘會鄜延路將佐所得功賞臣不見得逐人功狀次第所有本路將官使臣等畧具不均人數在前檢會元

初論列宣撫司功賞未得平允及將近上官職差遣一面除授又不依應得先降行軍賞格今准聖旨令臣容切別定酬奬等第開析聞奏縁本路得功賞將佐並係臣統屬若將宣撫司所得爵賞令臣增減實于事體不便兼臣元奏候宣撫司降到勅告未敢給付後來宣撫司並已一面給與逐人尋已申奏訖必恐令本司難議却行追奪朝廷如欲賞必當功以杜濫恩之漸乞將昨來將佐功狀付不干礙官司依行軍賞格定奪合得官

職聞奏若必以將士深入賊境與尋常陣敵不同則乞于賞格上量功狀輕重特賜推恩所貴賞不虛受人自知勸取進止

貼黃

臣所乞付不干礙官司定奪蓋為臣從初論列此事其將佐又皆在臣部下若只用臣裁定追奪於恩命緩急指授之間恐生疑間却于人情事體不便如朝廷以地遠難于會問取索只乞付本路監司令依公定

奪伏望聖慈詳察實非避事

今來臣開析功賞不均只是准密院劄子内開坐元

奏人數日近又准宣撫司送到曹偃等二月一日修

寨處得功將佐宣劄等臣未敢給付伏乞早賜取索

定奪

進策題劄子

臣近蒙宣諭學校策義令檢閲故事綴緝成文臣牽彊

累日僅就篇次大懼詞學淺陋違失睿意今具進呈伏

乞宸翰深賜竄改或可施用取進止臣近奉手詔令臣更擬策問五首臣學不足以通古今之宜文不足以達事物之理夙夜勉彊仰塞睿旨今已撰到五首謹親書進呈伏望聖慈裁擇刊改取進止

元豐五年殿試進士策問

朕聞動民不以言效上捷於令三代之王也正心誠意出於衽席之上移風易俗至於江漢萬里之遠是以德產茂遂歡欣交通伊古以來號爲極治朕承祖宗之休

帝有天下夙興夜寐期底治寧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有明目達聰之意而壅於上聞責實循名而樂事勸功之効未著信賞必罰而瘝官慢令之習不除任職多素餐之人居位鮮自公之士廉義忠直見譏於時詖汙私邪以黨相尚歷年於此未就平成豈朕之德有所未至敎有所未孚歟將至治昧先後之理而無其序歟抑習俗之弊可以久成難以速化歟稽往古而不泥施來今而可行子大夫宜有志焉其著于篇

朕聞爲君之難莫難於知人四海之廣萬機之衆聯事合治不可一日闕其官居位任職不可一日非其人茍無知人之術則中無凝止而姦言並至嘗試之說滋起矣用之如轉石之速或未盡於人材去之如拔山之難將有窒於賢路擇士以言則能言者未必能行選衆以行則有始者未必有卒以貌則聰明者有守之以愚以事則就義者或去之若熱察之以聲聞則忠正之士以剛直而陷求全之毀考之以薦論則闒茸之人以閥閱

而致不虞之譽然則知人之道果何以哉堯知人以九德周弊吏以六計魏晉有中正之官九品之制至唐又考以二十七最凡此類者施之於今足以盡知人之術歟抑非歟子大夫其詳言之

朕聞先王之治天下也感人以心而人無不化動人以行而人無不隨故文王之陟降庭止則在位者自公退食無私交之行不遑暇食則從政者莫或遑息無斯須之安及其久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上自使臣之賢而

下至征夫之賤內外不形慘悴之色非特將帥之忠而有見於僕夫之賤君臣上下憂勤百爲休戚一體此先王所以德日起而大有功也朕甚慕焉夙興夜寐正心誠意以躬率在位然而下之隨上曾未足以庶幾先王之治不識何道而能致先王之盛乎子大夫事變之所更者多則義理之所閱者博耳目之所接者廣則志慮之所及者遠子大夫其精究而詳言之

朕聞夷狄之爲中國患其來尚矣自昔將帥謀謨之臣

如韓安國王恢賈誼董仲舒鼂錯陸贄之徒或欲壞其心或欲堅其約以一擊十以易制難皆槩乎其聞者也今欲考衆説之是非以求至當之論莫若驗之於已行之迹然古之禦戎者不過有命將帥而伐之者有築長城而絶之者有奉金齎幣而和親之者有卷甲輕舉而破降之者嚴尤以為古無上策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班固從而析之以為尤論當矣而劉況乃以謂嚴尤論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然則考古之事酌今之

宜務求最上之策以外威四夷内强中國子大夫以爲何施而可乎

朕聞王道之始必本於農故爲之常平之政使倉廪之積農夫得以取其陳爲之免役之法使官府之徭耕者無或妨其力然天下之民猶且力本者寡趨末者衆一遇水旱之災則强者散而之四方弱者轉而蹈溝壑朕甚憫焉永惟所以强本抑末之道而未得其方也嗚呼井田廢而爲阡陌疆理之法不可復講矣口分世業之

田壞而爲兼并限田之令不可復行矣然則率市廛之民歸南畆之業使天下游手者寡土著者固豐年足以樂室家凶歲有以禦凍餒子大夫以爲何道而能臻此乎朕承祖宗之大統永惟先王之所以化民成俗觀之以象示之以事德有所虧則成之過與不及則均之載之如楊舟無或棄之物養之如新田有可采之芭當是之時學士大夫外備其文內美其質用修文事而無不宜用作六師而無不及葢致其道成其業也如此周衰

子衿之詩作獨魯僖公始修泮宮道以政治廸以武事
卒之以獻功故孔子猶有取焉如魏之拓跋唐之文皇
鄉縣立學夷狄慕義皆頗有其意矣教養之實亦有近
於古者乎朕方崇廣三舍而來四方之賢良何修何飭
而能臻先王之盛歟意者井田已廢三代之法不可一
朝而復則魏唐之制庶幾有補於今歟其無補歟用之
必有本末施之豈無先後子大夫其詳言之

義勇戍邊事宜劄子

臣昨於二月十二日進呈删修義勇保甲條貫其分番教閲勸募鼓舞之法條目粗已完具大抵欲使諸路義勇則代沿邊正兵防戍保甲則代逐處廵檢縣尉下兵士弓手廵捕但以立法之初人情未盡服習所以義勇且令就逐州軍訓練使知戰守出入次第然後隨事措置遂於進卷内别具貼黄乞候將來教閲稍成倫序日分往沿邊防秋駐劄漸次減省正兵已曾聞奏今來蔡挺所乞依放涇原路以一萬五千人分爲五番輪赴總

管司教閱及將嵐石等州軍義勇分番更戍自餘近裏州軍不係輪番戍守者解發優奬之法亦當減等臣今相度欲乞依臣前來所進新法候年歲間義勇教閱稍成次第日委逐路經畧都總管司將涇原路分番出戍之法比附相度逐路州軍去沿邊地里以近及遠並令分作番次出戍以代正兵如此則邊費可省兼不誤戰守其近裏州軍人户既充義勇即便無不係輪番戍守之人解發優奬之法難議減等更乞朝廷詳酌指揮

言時政劄子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感之以德則咎異消忽而不戒則禍敗至葢天以君爲子愛之顧之可謂至矣政一弗廸則垂象譴告將欲人君悔過遠非慎微省事以自全安也自昔言災異者皆不出此𠂢者彗出西方異之甚者陛下恐懼祗畏避宫省膳亟下明詔敷求直言乾道昭然今則消復臣聞無災而懼禍亦不萌患至而思咎將誰執當陛下思變責躬

之日臣實不敢懷未信謗己之嫌恭惟陛下即位以來憂勤庶政興起敝廢總持權綱可謂欲治之主不世出矣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有溫恭好問之實而壅於上聞廣土衆民未躋既富萬方黎獻罔或彙征在位多素餐之譏比屋無囹空之頌是非雜糅賢不肖混淆民勞於室謫見于天臣竊思其由未知其實意者左右之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爲不忠謂不賢者爲賢朋黨比周讒忌蔽塞以惑陛下之聰明歟任職言事之臣附

勢以亂情偽倚法以徇愛憎賞不及功罰不當罪而政事不得其平𡡅乗權附利之臣不務惠養閔仁之意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兵民嗷嗷或致愁歎人不得安而失職𡡅凡此數者足以干陰陽之和致乖沴之氣天象之差幾在於此陛下仁慈孝友格于皇天外無狗馬玩好之求内無險詖私謁之事是陛下脩之於上正之於朝廷而羣臣𡡅之於私室伏願陛下察覩親近之行使無以濟其私杜羣枉之門使得以歸於直省不

急之改作紓弗勝之力役凡可弛以利民者一切罷之則善言可以退舍美意可以延年復見於今日矣若夫朘損之舊章祈禳之小數臣竊恐皆非陛下所以昭事上帝之意臣覊孤惷愚旁無佽助獨蒙陛下拔擢幸得待罪從臣常懼無以報稱故敢冒昧不避斧鉞之誅以先衆臣唯陛下留神裁擇不勝幸甚干冒天威臣俯伏俟命之至

王魏公集卷五

宋 王安禮 撰

表

彗星退舍乞御正殿表

囊封甫上所冀矜從制檢遽頒重加貶損敢率在廷之懇再干當宁之嚴臣等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齊聖被躬欽明紹統諸福之物畢至四方之民大和偶星象之或差屬官占之來告善言罪已誠意動天懼於無灾既懋

昭升之德與而視夜遂瞻退伏之祥乾度載清塗言胥慶伏願皇帝陛下仰懷眷命俯徇輿情夙戒九筵具朝列辟肆陳百品復御常珍於以安廟社之靈豈特慰臣工之望臣等無任

彗星退舍乞御正殿第二表

屢貢愚衷繼膺稠詔雖螻蟻之誠已竭而乾坤之聽未回凡逮造廷靡遑寧舍臣等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惟聰天縱性有堯之欽明將聖日躋躬績禹之勤儉會邅離

之出巽告占驗之非祥大矣王言甫詢求於草野嚮然

妖象遽退伏於雲霄蓋緝熙之德於昭故神靈之貺如

答伏願皇帝陛下懷上帝眷佑之篤惻羣生祈嚮之勤

臨師氏之正朝懋修政事復太官之盛饌明示等威虔

俟俞音用安愚見臣無任

明堂禮成賀皇帝表

躬見總章已獲肅雝之助載臨象魏隆於在宥之恩臣

中謝竊以宗祀盛儀義實存於親禰宥過大號德自本

於好生慶肇一人恩加四海恭惟皇帝陛下仁含幽蔀孝感神明獄絶糾紛鑒周伏隱臚傳所逮嘑舞實同臣迹繫藩條心馳闕角幸逢熙事喜倍常情

明堂禮成賀太皇太后表

宗祀上儀實一朝之盛典宥過大號罄九服以懽謡臣中謝竊以精意以禋克成熙事肯災而赦允屬昌時慶肇宸闈仁霑寰海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母儀上主三世有光子惠下民萬方無怨臣適玆匏繫阻豫駿奔祇

奉曠恩喜深常品

謝加恩表

將事合宫莫陪祀禮承流綏服亦被殊恩中謝伏念臣
秉志淵疎受才庸窳乃浸塵於膴仕實被遇於休辰屬
禋祀之既成加井封之有衍載惟恩隱祗媿僥踰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寅舉上儀光敷令典既受釐於五室用錫
福於羣倫因俾疲姿與叨徽數

謝明堂加恩表

解澤汪洋普需遐外夬光焜燿橫被么微中謝伏念臣頃在先朝最為孤立晚廁大臣之末行靡量淺地而深謀陳愚屢吐於肝脾積毀遂盈於山嶽懇從外補僅獲小康嗣逢景命之興尚曠邇班之覲矧宗祀之盛典又阻駿奔逮熈事之懽成亦叨徽數捫心何幸撫已更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邁岐昌治隆洛誦易於捐爵急於求材衆楠各得其宜屐履必當其任有如固陋亦在甄收敝矣之車曲荷未捐之賜疲然之馬誓殫再駕之

勤臣無任

辭免明堂加封表

交神隫社萬邦共慶於熙成進律衍封四近特隆于褒渥驚龍光之猥及顧分義以奚堪臣中謝伏念臣韋帶孤生茨簷陋學聞譽不足以重搢紳之望辯論不足以奉前席之咨會三歲之嚴禋總百神而稱秩親覩聖人之能饗實為儒者之亨逢及此均釐仍叨錫命寵借實逾於華衮兢虞豈異於深淵伏望皇帝陛下崇出信之名

謹馭臣之柄雖天地並貺動有感於精神而君臣之交宜無虛於授受顧寢巽權之令追還渙汗之恩庶使微衷終逃彼已臣無任

謝荆公配饗表

服勞王室懋昭一代之宏休配食廟庭欽承百世之殊報寵加既往燕及方來臣中謝竊以明主能錄人之功孝子善繼人之志凡預宗祊之大饗實維社稷之元勲伏念臣先某頃荷裕陵召從江介精神胥會不殊肺腑

之親聲氣相求有若符節之合明道術之徽於將墜飭政治之蠱於已形事功攸崇歲月遄邁鼎湖龍去忽號弓劍之遺萬里霜露聯遽畢崦嵫之景時適丁於多故業始至於無傳嗣講重光首蒙追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復有聖德灼見俊心率昭考之攸行念先正之不貳睠懷前烈從祀無疆豈惟窀穸之銜恩抑亦搢紳之知勸再念臣弟兄遭遇終始兩朝存殁哀榮超踰千古儻忠義之可報誓生死之弗渝臣無任

謝知制誥表

誤被恩除叨陪法從永惟睠奬弗以次升寵則踰涯榮不蓋愧臣中謝竊以開物成務之本出自中書討論潤色之才屬在外制常因德進最號才難盖贊明命書非止尚爾雅深厚之訓而切問近對抑以廣論思獻納之方資望之華古今攸重如臣者受才謭陋得數竒危比試劇煩親蒙識拔朴直自信讒邪所讐學欲為己而積為迂愚智雖儆官而纖無攸助每惟薄技分蔽塞于當

塗何意孤生得超踰於此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興起治具作新人材刻磨朋比之風特立因之不懼察知疎遠之行拙守所以懷申未閱歲而即真非近年之故事俯循寒寠仰戴龐鴻誓堅許國之誠少答自天之賜臣無任

謝賜茶藥撫問表

奏牘屢聞深虞譴斥使軺遄降重荷眷存賜之藥茗之珍藉以奩封之寶拜恩特異揣分何堪中謝伏念臣

出自羇單旁無依助偶承空於近列乏可紀之微勞嗣遘隆平常思奮勵適困負薪之苦難推叱馭之忠愚悃已殫尚籲天而未獲訓詞加厚更跼地以莫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上聖是期舉無遺策以至仁御衆官不易方惟是州麾豈難付屬冀於舊物假以末光使曲遂於便安庶終蒙於完復誓堅晚節圖報鴻私

謝賜湯藥撫問表

書殿升華方虞叨昧使軺臨寵仍誤匪頒弗獲終辭

但慙非據臣中謝伏念坯陶賤質葽楚小才昔誤旁求嘗叨大受頼蒙簡照僅免顛隮晩得請於鄉邦曽未周於歳律萬乘之神遊忽往莫豫抱弓三聖之寶歴初開阻陪持槖所懼嚴誅之及敢希異數之加祗命以還捫心何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包天壤德邁姜任屈日星之高普垂照映縁簪屨之舊特示撫循假以龍光忘其蕪陋惟是眷憐之厚忘其報稱之難更勉竭於駑鉛益圖奮勵倘未填於溝壑誓答私恩臣無任

謝覃恩轉官表

愚衷上瀆冀遂寢於寵章溫詔下頒乃曲煩於優諭載循忝冒彌積兢慚臣中謝竊以帝德膺符母慈御籙方大覃於慶澤宜首被於勞能臣少出蓬蒿初無遠業晚陪廊廟終負異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稟至聖之姿撫重熙之運急求賢而濟治恒賜爵以懋功因假寵光遂忘固陋遺簪無用深荷未捐駑馬已疲尚期再駕庶殫薄效粗答鴻私臣無任

謝生日錫賜表

制函傳命臺餽及門眷其誕育之辰勞以匪頒之數拜嘉優腆拊已兢慙臣中謝伏念臣幸會聖神越躋華顯斗筲自竭惟期事君以忠毫髮何裨乃知致遠則泥尚煩容覆未即棄捐門設左弧方念親而感日物從內府更遣使以示恩飧餼旅陳壺觴狎至備周饔之名數推漢酎之旨醇百囷取禾已重素飧之愧萬年介福敢忘既醉之歌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化乾坤假寵臣庶禮

不以人而或廢賞寧以借而必加敢不愈勵歸報之誠庶幾少當慈惠之施臣無任

第二表

生育之辰實人子終身之感慕匪頒之式迺朝廷厚下之恩私捧優詔以恭承省微躬而惕厲臣中謝伏念臣力不足以任事食已甚於浮人無一毫可用之長才當千載難逢之亨會未報邱山之賜不勝戰慄之心豈謂仁天俯存誕日酒醴麴蘖況參用汝之求芻豢稻粱式

是養賢之實使華聿至君惠有加顧慙藜糗之生具享
餼牽之數此葢伏遇皇帝陛下無私於物浩乎如乾坤
致愛諸臣視之如手足并容綿薄居冒寵光臣敢不勉
誦太平助既醉萬年之福力懲素食逃取禾百億之譏
歸答鴻慈不渝丹悃臣無任

賀皇太后表

鸞事備成神明感格湛恩渙發華夏歡呼中賀蓋聞蒐
講上儀所以詔天下以愛敬之道朞施大澤所以示天下

以在宥之仁國典克修母儀是賴伏惟皇太后陛下得坤之静體乾之剛昭德塞違赫然立一時之政薄斂時使沛乎追三代之隆臣假守藩封久違秘近想東朝之劍佩莫遂鳧趨與西州之吏民但勤爵躍臣無任

請皇帝御正殿聽政表 英廟上僊

禮尚隆殺道沿古今以諸侯則在國而絶期蓋天子猶以孫而承嫡制服有數肇惟前王聽政之期傳諸後世逮終喪於易月未正位於當陽凡曁臣工不遑寧處中

謝恭惟皇帝陛下德先穹昊孝奏神明有翼有馮極居四海之養盡物盡志崇志三年之憂雖祥禫以從宜曷悲哀之有已伏望抑情順變惟義制心夙御廣筵具朝列辟大明君體允正國儀於以妥宗社之靈非獨幸民臣之望臣等無任

英宗皇帝祔廟禮畢賀表

寶構肇新縟儀交舉瞻睟容而如在陳備物以妥靈海寓駿奔人臣胥慶臣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誕膺聖緒推

廣孝思順考前彝適祇先志出遊原廟雖循漢帝之儀以祀文王將繼周人之德臣與聞盛事方守遠藩阻率舞於虞廷效懽呼於嵩岳臣無任

喜雪御筵謝表

同雲薦瑞澤及枯荄湛露示慈恩霑邇列伏惟皇帝陛下德侔穹昊政順璣衡四方之民大和諸福之物畢至甫臨陽長已兆歲豐申飭饔庖具均燕喜臣等自惟尸素獲與班榮徒愧屬厭未知論報臣等無任

辭免右丞表

疏榮特異揣分非宜理有可辭義難虛受臣中謝竊以更新大法董正庶官適覩厥成是慰敷天之望疇若予采宜登命世之賢臣學不適時道多違俗比蒙聖簡獲列從官論思禁林汔無稱述尹正京邑積有謗嫌陛下力賜保全偶逃傾覆守此不遷之任已憂欲報之難豈圖誤恩俾預大政苟忘量己之任實累知人之明伏乞皇帝陛下博延羣議別擇異才庶畢協於師虞更獲安

於拙守臣無任

謝右丞表

峻秩驟陞殊異漸磐之序進愚誠盡布難辭渙汗之已行服明命之光華撫懦躬而震懼臣中謝伏念臣窮閻賤士盛世畸人初之適時之才終無出衆之行進不由於類舉居獨恃以主知寒之者衆而陛下煦之使溫摇之者頻而陛下培之彌固越從禁從擢與政機慙甚於榮寵踰其量恭惟皇帝陛下稽若古訓肇新庶官責實

循名率由道揆稱事制祿俾無食浮品位一新既名正
而言順賢能畢舉將治定而功成宜得殊才使膺公選
如臣甚陋何德可勝拔於羇旅之孤援以鈞衡之貳見
知則悅豈犬馬之忘情式克欽承倘涓埃之有補欲圖
報國惟誓捐軀臣無任

辭免左丞表

承轄之官職思甚重宰衡之貳寵利特優居不遑寧進
尤非據臣中謝竊以朝廷若稽古道董正治官典圖著

明法式詳具有相臣以為之師表有憲府以糾其愆違所宜奉以周旋守而弗失苟小物之不稱豈嚴譴之可逃而臣充位於此逾年亡補過不在大臣猶知之方圖改玉以自修敢意匿瑕而遽進義豈容於僥冐分有在於固辭伏望皇帝陛下俯亮無華之誠追還可復之命考謀載采擇授惟良庶俾微衷粗安拙守臣無任

謝左丞表

位序進陞仍錫便藩之異數訓詞敕勵難收渙汗之孚

言食莫愧於浮功心固危於居寵臣中謝竊以賡歌之
際元首明而庶事康親治之朝陰陽調而四時節然猶
戒乎股肱之惰申以官師之規夙夜同寅始終一致故
能舉無遺策坐底丕平詩書所稱功業不朽矧今至治
若昔大猷覈名實以相參責臣工之無曠盍咨人傑共
賛國鈞而臣賦樸樕之凡才守庸愚之陋學近器遠用
小智大謀譬彼微塵欲助岱嵩之峻相時爝火詎裨日
月之光夫何優容復此遷擢退循俔分有靦面顔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立政惟其人與人不求備四門於穆得虞氏之衆賢三俊並登儼成湯之丕式方極一時之選交修萬事之機至謂臣為樸忠而略臣之駑下俾承闕乏玆忝甄揚臣敢不激昂希世之幸逢砥礪平生之素志義之所在公爾忘私報國之心沒身而已臣無任

上皇帝尊號表

臣聞剛健粹精乾不言其所利欽明文思民無得而能名蓋妙用之難形豈虛辭之可借惟盛德大業之有作

必英聲茂實之所歸偉濬哲之顯期亶聰明而作乂善
行無迹默躋希世之閎休勞謙弗居久抑丕天之顯號
華夏歆望神祇屬心歷年既多兹典幾墜會合宫之涓
日嚴法駕以侍祠人謀天從龜協筮吉敢緣畫恭歸美
之義輒敷循名揣實之誠臣等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承
五聖之重熙接千齡之景運雄才天縱廣問日躋温恭
塞淵智敏英睿德刑參用柔中國而威四夷文武並行
加殊俗而暢方表人材丕變治具畢張延登俊良有彙

征之衆允消沮譊𢡖無動悔之羣疑庶尹克諧百工祗協恵斂散之無叙則理財正辭慮勸禁之未明則信賞必罰振起敝廢總持權綱維此爰綏兆人所以昭事上帝而又儲精蠖濩玩志希夷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同然而生莫知其生誘然而得莫知其得動和至妙法諸自然不忒義以度人相於技也或絶類而棄智紛而封哉若乃敷求多聞法式古訓嚮用經術詆排異端講藝邇英每懷尊師重道之意崇儒大學永底化民成俗

之方誅行滛辭知其窮繆學禄舉識所正然後講兵符

而討軍志戒戎備而擇將才去暴除殘雲行而雨施發

號出令淵嘿而雷聲有為必成無遠弗届爰整其旅旌

旆既指而洮隴改襟來獻其琛干羽未施而句驪斂袵

可謂功成而治定所以禮備而樂和方且弛役緩刑務

農重穀恵養無告哀矜不辜信彼豚魚澤及草木省耕

所以質常平之蓄黎民不饑增禄所以長廉吏之風善

人是富若夫惇睦九族祗嚴兩宫貴不可訾而親行堯

舜之難尊無與亢而身先曾閔之行此所謂紹天之體
憲道之原文足以緯地而經天武足以戢兵而禁暴仁
霑動植孝奏神明是以三事大夫四岳羣后貢御擕僕
宗維戚藩青衿諸儒黄髪耆老蠻夷之長釋老之師稽
參典章稱頌勲烈佇觀鴻册來造大庭皆以謂帝㒟親
祠而號稱猶闕廟邊薦信而祝嘏無辭亦何以茂昭遠
猷翕受靈貺臣等不勝大願謹昧死上尊號曰紹天憲
道文武仁孝皇帝伏願陛下仰懷眷命俯循輿情肇祀

總章成祼獻之盛節躬臨法坐享鐘鼓之多儀於以安
宗社之靈非獨幸民臣之望臣等無任

政府待罪表

贊元調化屬在輔臣慢令瘝官議有常法允釐無狀自訟所宜臣等俱以陋庸並叨眷委上既乏經邦之効以濟協於猷為下又乖馭吏之方或靡循於典制比從臺訊尚屈邦彝冀顯絀之遂行庶多言之可弭臣等無任

政府乞退第一表

寅亮天工參陪國論欲臻極治當用異才顧冐昧以久居必顛躋而隨至敢披誠悃進瀆威尊臣中謝伏念臣趣操弗高行能無取偶被知於上聖寖致位於大僚廉陛謨猷自量無補章程考覆庶或可圖每盡慮於涓埃期赴功於毫髮而罪戾已積於歲月之衆精力常敝於讒誣之多雖欲苟安固知難彊仰恃包荒之德尚懷守土之誅伏望皇帝陛下施乾坤之恩回日月之照俾未催於重譴許遂解於繁機含垢匿瑕免累始終之遇承

流宣化誓殫夙夜之勤伏望聖慈罷臣政事差知江寧府一次臣無任

政府乞退第二表

愚衷盡布願解繁機淵聽未回特加優詔伏帝閽而再叩幸宸扆之垂矜臣中謝伏念臣本以凡才出逢休運進不繇於黨友居自信於顓愚一玷台司兩遷歲歷眷憐備至補報蔑聞讒謗交騰已荷篋書之示怨仇尚熾終虞市虎之疑故敢輒罄懇誠實冀遂蒙聽納庶安拙

守不負睿知伏望皇帝陛下天度廣臨皇仁博施從其私欲誘以便藩勸相猷為既無功於致治宣揚德澤或有助於化民伏誓糜捐仰酬恩造臣無任

政府乞退第三表

天地之恩莫知云報螻蟻之賤輒欲有陳臣中謝伏念臣樸樕凡才末愚下品生逢休運寖至要途獨蒙睿哲之知擢在政機之列謨猷蹇淺智慮闊疎雖未貴於太阿曽蔑聞於小補再念臣幼失慈父育於仲兄致此遭

逢皆其訓誨而鄉邦一別嵗歴五遷豈無夙夜之思徒以簡書之畏自聞被命尤切懐歸每夢想以為勞幾憂虞而廢務伏望皇帝陛下人惟求舊曲遂懇私義不忘遐就加寄委則退過里舍勉親藥石之方出與邦寮更圖民社之政臣無任

舒州謝上表

削除祕職謫守偏州乗馹疾趨合符增愧中謝伏念臣偶縁羇宦全乏遊談自為先帝之灼知動取時流之排

娟悵瞻雙闕頻涉八年昨起南陬往綏東部維兹邦土之多詐無復禮義於當時敗素著稱懷輒成俗奮髯抵几誠欲扶弱抑彊鼓舌搖唇不勝惡直醜正扇為飛語致誤風聞雖盜憎主人理之必至而智過君子變亦難量再念臣家給使臣身羈馹券久遺紀綱於上國遂積廩稍於遐方幣重寢難於約齎防失輒遺於乾沒因令檢校庶息訟爭旋易輕裝間憑便介赤歷具在鈎考非誣借如僕夫就僦賃之程亦有文契課功食之直豈於

奉料不許拘收尚賴慈哀每加簡照諉外臺之司察追

旁證以究窮被受主司諒不無於觀望附會事節終不

近於彈章方和市增錢蔑有虧抑之實逮貿遷除稅了

無蔽匿之情況利初不入於臣躬論法恐未淪於吏議

然孤踪殆甚絲髮獨任於千鈞而敝族凜焉風雨窮秋

之一葉盡繫天地之含貸僅免魚肉於怨仇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臨極辨之朝秉無私之德是非洞判曲直煥

分有如積毀之餘猶假承流之寄載銜恩施莫悟報投

顧納履整冠已乖先見惟飲冰食蘖更勵良圖臣無任

宣州謝上表

黜奪尚新謗誣未辨遽更大郡彌切厚顏中謝伏念臣偶隨官牒素乏宦情遭逢先帝之有為黽勉凡才而自奮薄功厚享知必取於顛躋重罪輕誅果曲煩於全度思愆未懲加患為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覆育如天弗遺幽蔀并包如海靡間潢汙念茲菅蒯之微曾托臣鄰之後稍還寄委粗示甄收臣敢不勤體眷私尚或少施

毫忽顧惟末路空有寸心

青州謝上表

江湖閒曠適幸養痾海岱鎮臨遽叨受瑞中謝伏念臣蚤隨宦牒事功無毫忽之長久冒國恩罪戾有邱山之積投閒置散灰絶望於復然宣化承流氣已衰於再鼓渙號新被巽辭弗皇載涉脩途克祗初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剛不息離照方亨念兹草芥之微猶是臣隣之舊尚分外寄未忍遐遺臣誓體鴻私勉殫駑鈍權輕

重魚鹽之利倘惠厄窮務并容獄市之繁庶消姦宄臣無任

江寧府謝上表

貳政宰司曾蔑聞於小補分符鄉國更曲被於厚恩甫次部封虔祗制命幸出非望感異常倫臣中謝伏念臣偶以凡才驟躋膴仕進弗繇於佽助居自信於顓愚雖殫夙夜之勤迄無善最徒積讒誣之衆幾致疾顛每自循涯莫知稅駕賴蒙睿察許解繁機既便手足之私且

委民社之政眷存若此報稱無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度兼容至仁博施殆謂服勞之久遂忘厥任之多備數价藩期撫綏而求效馳精魏闕誓糜殞以論酬臣無任

揚州謝上表

淮海奥區麾符重寄克臨舊治祗奉新書中謝伏念臣晦昧凡才因緣膴仕十年去闕踐歷空多九載居藩事勞無紀逮睿明之獨斷又釁冒於再遷更悟衰殘尚留

簡記荷恩則厚撫巳何堪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文武體堯儉勤纉禹繼志述事方大有為壊植散羣無小不忍號令四衆懽呼一情況臣蚕被於使令與國實同於休戚侵尋末路詎知復見於聖時黽勉承流猶欲助宣於德意臣無任

蔡州謝上表

祗奉綸言就膺藩寄効官伊始撫巳若驚中謝伏念臣性稟非竒材資弗競不聞亦式誤為先帝之所知無言

不齵屢展小忠而自獻未盡毫忽不勝怨仇差池去國者七年荏苒更郡者五政一身踽踽在庭無期功彊近之親四海茫茫當路乏蚍蜉螘子之援賴蒙全度尚假麾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盛包荒仁深念舊焯知孤遠之行了無左右之容再念臣拙於趨時勇在疾惡苟豪猾之踰檢誓不顧私倘讒巧之飛言豈能還忌窮通有數生死不逾臣無任

狀

辭免翰林學士第一狀

右臣今月二十一日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恩除臣翰林學士者聞命之始不任震慄竊惟禁林之職以侍從獻納潤色討論為事責在詞翰豈容冒居伏惟皇帝陛下睿問日躋聖學天縱每因大政親形詔書四方傳誦多士拭目皆以謂理包道德語符經誥鴻生碩老猶或不知則於斯之時視草代言左右之臣猶懼難稱況如臣者見聞卑漏辭伎瑣薄使居此任必辱明廷苟貪寵榮

終負憂愧乞回成命冀安愚誠所有上件勅書臣未敢
祗受謹具狀辭免以聞伏候勅旨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

右臣伏奉告命除臣翰林學士尋具狀辭免蒙降詔書
不允者開命震驚罔知攸措竊以學士職親地要為世
高選朝廷發大詔令稽古引義所自出焉方陛下修明
百度成就王功之時而聖學高遠肆言成章辭翰之臣
欲以參考謀謨潤色休顯非多聞敏識實無以稱如臣

涉道甚淺承學未優遭遇聖知獎擢踰分瘝官尸禄所宜速誅陛下垂意優容更加異數苟兹冒昧必致顛隮欲望聖慈特賜寢罷伏候勑旨

辭免翰林學士第三狀

右臣蒙恩除授官職累具狀奏聞乞行寢罷伏奉聖旨所請宜不允者開命震驚罔知攸措竊以禁林之選今昔所難自非學術足以諷議討論文章足以草創潤色忠義廉直信於朝廷則在此官為無以稱臣羇孤鄙拙

才不逮人備數西垣已虞非據今若更叨寵祿冒昧以居非惟使臣致竊位素飧之譏亦恐負陛下量能授官之意所有告命未敢祗受謹具狀辭免以聞伏候勅旨

辭免獄空轉官奏狀

臣才識駑下誤蒙獎拔曾未數期叨逾至此開封累月已積謗嫌囹圄空虛實繇聖治念雖黽勉未見可旌今若叨官榮遂冒賞典非惟私義不安深恐更招物議伏望聖慈追寢恩命所有勅告臣未敢祗受謹具狀辭

免以聞伏候勅旨

辭免直舍人院奏狀

右臣今月二日准閤門告報奉勅差臣直舍人院竊以直舍人院以典掌誥命為職惟文學俊博論議閎通之士當在此選苟非其人則何以潤色王猷發明國是臣智識淺陋寸無所長備員儒館積累歲時較行論才久宜澄汰文字之任尤非所堪妄冒以居必累公議所有上件勅命未敢祗受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候勅旨

秋宴笏記

秋物順成歲功茂遂是故燕衎俯逮臣工伏惟皇帝陛下堯德無為禹功不伐致國家之閑暇得朝野之歡娛均湛露以示慈慶豐年之底豫臣等親陪盛際猥列通班徒愧屬厭未知論報臣等無任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魏公集卷六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謄録監生臣吴殿英

謄録副貢生臣杭光晋

王魏公集卷六

宋 王安禮 撰

啟書附

回文太尉賀冬啟

三統得天一陽復地人驗土灰之應官修雲物之占恭以某官行践九言器涵六德入冠宰路叅經萬務之微外鎮留都用廣四方之憲方摩臨于休旦宜丕擁于多祥未遑慶問之馳遽沐榮函之賜永惟欣佩曷喻名言

與監司賀冬啓

魯觀望雲晉朝亞歲陽德潛長君子履亨矧惟高世之才宜對自天之蝦恭以某官德猷宏遠聞望高華久緣簡照之隆暫屈籌思之重履兹令序倍擁殊祥某方繫賤官未緣展慶

回賀王太尉啓

寵建節旄再司符鑰伏惟慶慰留守太尉德高世範望重耆明自首擬于雋科泰徧揚于華貫出入三朝之久

周旋四紀之勤向留鎮于國門已薦成于期政雅意屢形于止足上心增重于倚毗果誕告于外庭亟發揚于渙號賜之朱鉞帝開爾宇之雄是有衮衣民詠我公之復既頒成命胥協公言馳慶牘以未遑辱槃緘而首及乃情感愧曷罄敷陳

和楊太尉啟

光膺制檢參總帥權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業履高華材資博茂以壯猷許國以廣譽對時將畧宏深久蒙榮于

朝論廉車要重方坐鎮于邊陲某幸托庇輝遽蒙音誨即期披覿預切忻愉

與契丹人使啟狀四道

伏以睿聖膺期時紀電樞之慶寶隣修聘歲傳星傳之華方清夏之在辰惟修途之久御雖勤跋履無爽節宣

奉將聘節來會慶辰涉春夏之煕和勞川途之跋履茂惟氣守休有善祥

載馳使節已次邦畿深惟徒御之勤少展饔羞之勞

慶禮迄成歸途載御居官有守出祖無階幸駐使軒薄
伸禮餞

賀文太師啟

薦抗囊封力辭藩政安居遂請懋典遷榮伏惟慶慰某
官望重三朝勲高百辟賛元調化厭居鼎路之崇布政
承流久司宫鑰之寄允矣佐時之略卓然定策之忠睿
心方切于倚毗雅意屢形于止足重違誠悃特霈異恩
冠品帝師燕居京輔既盡君臣之義又為朝野之光凡

在覲瞻舉同欣羨維更綏于眉壽期愈恊于輿情疊拜需封懇還政事俞音久秘褒數薦加逮彖賜可之恩仍極班朝之寵隆名莫擬近世罕儔伏惟致政太師著蔡百工羽儀元化相自仁考默有定策之忠翼于聖時實為軌物之範辭麾幢于兩鎮冠品秩于三師甫授安車歸榮里第永綏耆艾之福益副士民之瞻方阻見言尤深慶頌

與盧學士啟

近被辟書來趨使府瞻風雖切奏記未遑茂惟賢哲之居休有神明之相恭以某官聲猷俊博德業高華親遇昌辰數更膴仕使聯要重聊試于徵才將略宏深佇觀于殊拜某受知甚裕託庇有階係望樂郊尚遥燕席方履炎歊之候宜臻和裕之休更異節宣以酬頌嚮

賀盧學士啟

祗奉明恩出刺劇部茂勛轂旦已布教條適臨炎燠之辰宜享裕和之福伏以某官賦才宏遠受德直清以公

望結主知以奥學登賢路百城所寄暫淹屈于籌思一節以趨佇聞陪于法從某自惟庸拙久屬眷存方托芘輝歎榮實倍

回謝皇親啟

恩靈優渥命數便蕃顧瀝懇以難回徒厚顔而祇惕豈謂眷私之重首貽慶問之華感愧并深敷宣罔旣

賀吕諫議啟

進踐近班往膺重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賦才宏敏受

德直方九列蒙榮已登于茂最百城受賜久洽于懽謡果縁帝眷之隆進陟天坡之峻藩宣所寄閫望増隆某方託庇輝遽違門屏適履炎歊之候宜臻和裕之祥更冀節宣以酬瞻頌

賀李都尉啟

伏審光膺制檢茂建旌旄疏爵甚優展親斯盛竊惟慶尉太尉世載善聞躬會昌時自選尚于先朝益騰聲于外戚軿車赤罽久承築館之華蒨旆淑旂果席登壇之

寵見聞所建欣羡舉同未剡慶函遽頒温教永言感服

曷罄叙陳

賀王侍制啟

伏審光膺制命進践官榮伏惟慶慰恭惟某官德業高

華材資博茂以壯猷許國以廣譽對時簡在上心數更

膴仕震闗廗寵方資調護之良延閣升華更佇論思之

美蒙榮妙簡增耀近班祇膺渥之惟行撫丹衷而竊抃

不圖謭眷先枉珍題永惟勤厚之私倍積傾祈之素

賀人轉官啟

顯膺明命峻陟華階席帝寵之甚優增官儀而愈重方圖馳慶遽辱貽音永惟意愛之勤但劇名藏之素

賀人轉官啟

光被制音榮遷官秩伏惟慶慰某官材猷宏遠志業高華茂對昌辰夙蒙榮于朝論數更膴仕方坐鎮于邊陲果緣帝眷之隆進陟使聯之重側聞脣渥增忭懦東敢期讌光先頒書翰感佩之至叙言莫周

回安韓二樞密免啓

顯承中詔進長安樞密作秉字內樞成命誕揚輿情胥悅某官性資宏遠業履高華膺哲人之令名值真王之休運有猷有守久推廊廟之才是斷是遷允恊士民之望側聞謙執未即欽承願回難進之誠即副旁求之厚

賀三舍人啓

拜寵中宸陞華西掖一時高選衆論僉諧舍人智足以參膚謨明足以觀聖學密陪法從方且盡于嘉猷仰賛

況幾無慮攄于賢業良欣頌願遽枉緘封傾荷實深敷
陳罔既

賀蔣修撰啟

進職書林就帥嶺表方誕揚于明命諒深慰于雅懷時
屬斂揫氣初寥泬緬想戒嚴之暇靡愆衛養之經接清
讌以非遥前增欣忭辱華緘而先逮更極感藏

與守倅賀正啟

歲更其始日正於元班夏曆以知春敞漢廷而肆會欽

惟君子之履茂介陽祺之休某適繫官曹阻齎慶謁先貽縈悶徒劇感懷

回文太尉馮觀文賀正啟

獻歲發春禮載始和之候振萌出滯管推太簇之生伏以某官貴名重于三朝盛德儀于百辟入冠宰路馮云入總樞要叅經百務之微出尹留都馮云外布藩條用廣蕃方之惠人望久思于圖舊王恩宜對于獲新未遑慶問之修首辱縈緘之貺永惟感佩未易敷陳

回外西制賀正啓

歷惟人統益羣陽開闢之端經重王春實萬寶發生之首竊以某官氣資剛大道稟直方遍居華要之聯蔚著事功之美屬順迎于嘉序宜茂進于吉祥敢圖譾私先枉慶問感懌兼至敷叙難宣

謝賈侍中啓

某啓伏念某末遇下品樸遬小才向以賤身至于樂國蒙恩獎納屈意拊循望履舄于下塵剽尊俎之餘論薦

寵已厚榮幸實多恭以安撫太師侍中廣譽對時壯猷許國入冠百辟則天下備聞乎風聲出臨一方則京師并蒙乎福祉顧尊榮之莫抗非疵賤之敢階豈意鯫生過煩曲禮蓋蕩蕩之海衆水之所與歸菁菁者莪大陵之所宜育義無棄物志在誘人顧慙趣操之卑莫稱褒延之厚違離未久鄉往滋勤伏惟順序順神須時歸輔上以副朝廷倚毗之意下以酬士人祈嚮之心瞻望台屏下情無任祝頌激切之至伏惟台慈俯賜鑒念

與宰執親王辭免右丞啟

叨膺帝制佽貳宰司聞命若驚省躬增愧竊以國家更張品秩敕正紀綱假玆唐室之名責以周官之實俾參大政宜得真賢某胄出羇單學非該徧器小固難于大受智卑實昧于遠圖自顧庸愚奚堪揀拔伏惟某官報恩薦士常憂天下之遺賢為官擇人每慮臣工之曠職切冀弼諧之暇俯念非材特聞替否之辭追還成命庶安拙守更協師虞

與親王辭免右丞啟

持心以厚事上克忠宜下探于民言以上聞于天聽敢兾燕私之暇俯念非材畧陳替否之辭追還成命庶安拙守更協師虞

與宰執親王謝右丞啟

賛襚政機參陪宰路猥加小已弗獲終辭衹受以還感懼交至竊以主上蹈帝王之偉績備天地之全能大飭庶官既名正而言順一新墜典期治定以功成將擇近

司宜圖重望某憨愚陋士鄙樸常人鄉譽無毫髮之長官謗有丘山之積謂當譴斥乃得甄升此葢伏遇某官行膺中庸文參經緯沛周才而成務施善道以宜民貴名振于四方恥忘賤遠威德儀于百辟務育英賢致此愚昧之微亦與丞疑之末誓更堅于圖報庶無累于知人

除右丞謝文太尉啟

國家上稽周官下採唐典一新位號參建疑丞進登綱

轄之司啗與機衡之政選用既由于下第圖任或踰于舊人雖簡畀于清衷實先容于正論留守太尉著龜當世柱石本朝王宣徽曾端明並云才不世有道皆時施固嘗借潤于星河矧復增華于廟器寖依近軸得賛遠猷方酬上德之隆敢替師瞻之厚

除右丞謝內兩制啟

治魚三輔無尤異如古人位冠六曹列近司惟聖世既叨右轄之選復玷下台之躔道未足以憑王僚識用何

而斷國論敢慕不孤之德終斷樂告之言上荅主知下酬友志

除右丞謝外兩制啓

尹真不稱非有最論報政亟遷敢知優假矧中臺之清峻復右弼之崇嚴臨寵自驚涉川何濟况託侍臣之後偶超國士之聯位高而惟務于相先善少而猶存于樂道過形褒責但切感銘

除右丞回謝皇親觀察等啓

誤膺制檢叅秉國鈞顧遜避之弗從唯兢慙而靡措詎期譓意先枉慶函感佩增深銘言曷喻

與兩府親王辭免左丞啟

宸綸誤寵省轄備官居已不遑進尤非據恭承上聖之述作遠復先王之典刑相維百揆之紀綱丞辨六官之儀制憲章尤屬分守固嚴宜須魁傑之才以佽弼諧之地某學雖勞而道云遠志彌勵而力不充短綆無以汲水小器難乎大受歲餘待罪常懼空官今此階榮愈慚

宰位伏惟某官入奉清閒之燕親承咫尺之顔冀陳四輔之須賢願借一言之替否庶追還于成命俾率協于僉謀

與大王辭免左丞啓

大王相公承堯帝睦親之德當文王友弟之時深惟四輔之須才冀以一言而替否庶追還于成命斯俯協于至公

除左丞謝宰執親王啓

參貳宰司未知云補叙升官次弗獲終辭祗命以還貪
榮是懼竊以聖上蹈三王之高致恢萬世之遠圖綱紀
文章煥然大備形名因任偉矣成功宜得非常之才式
裨洪業之治某畎畝無能之畸士茨簷一曲之陋儒居
官無以瘉人共學未可適道繆陪末論嘖有煩言敢謂
聖恩猶遷左秩此蓋伏遇某官緝熙帝載寅亮天工文尉
云三朝舊德一代元勲輔義行仁彌勵達才之志推賢揚善獨存
兼濟之心致此孱微重叨優渥誓終圖于報國期不負

于知人

除左丞謝親王啟

大王相公地冠親賢之重爵居茅土之崇務在服儒樂于為善致茲庸瑣猥玷寵光誓堅報國之心無負知人之賜

賀韓左丞啟

伏審顯膺綸綍進貳鈞衡成命誕揚輿情胥悅竊惟慶慰左丞大中受才高邁秉德直方粲然奕世之勳卓爾

端朝之節果符妙簡入賛繁機帝賚有聞諒精神之相與民瞻所屬期膏澤之下流展慶未遑騰緘猥逮永言意愛之厚曷勝感戴之誠

謝何侍郎啟

被恩中扆得請南邦甫至舊閭獲虔初命瞻風甚邇覿德無階方修好之是圖遽騰書而見逮時方揫斂氣以汏寥惟善衛于寢興庶少符于頌嚮

與宰相論上尊號書

某等得旨揮令撰上尊號表某某等竊思今來外廷雖終
慈聖易月之制主上實行三年之喪緣臣子歸美君父
出于誠心期在得請如主上迫于羣議遂受典册則備
樂盛禮恐未可施設有此鄙見合具諮禀更乞裁酌

高唐縣學記

嘉祐辛丑歲武涉萬君偉來為高唐令之明年也初振
養懧弱捍强綏桀民大化服遂建學于縣之東縣舊無
學有夫子廟草屋十數椽傾側毁折莫足以避風雨萬

君見而言曰吾將除此而新之其為舍宇以居學者使得講習于中以五月庚申營址度材始興作矣令率僚佐躬自臨督於是邑之士人相與言曰令如此我等其可怠哉因各率私錢以助公費至七月甲辰而功畢設夫子及四科弟子像于殿中闢其左以為肄業之舍除其右以為會食之厨前有門以察出入中有堂以備燕講增飭偉麗士不以為侈而民不以為勞也明年八月有以事過高唐始入學舍謁夫子像聞弦誦之聲低回

久之因問學之所始而邑人皆稱萬令所為如此嗟乎學校之廢久矣而為吏者亦莫知教化禮樂之為急也令萬令為百里之政而興起獎廢開延誘掖而進之與士子講論夫子之道而不為苟簡之見須遲久之功者良有以也蓋萬君聰明强敏勇于敢行其異日光顯于朝廷得行其意則施設又將大閎矣區區小邑之間何足為萬令道哉然與夫專簿書之勤計歲月之勞固已遠矣于其成也為立石于庭廡以告後之來者嘉祐七年

十一月庚申記

王魏公集卷七

宋　王安禮　撰

誌銘

宋宗室右内率府副率仲愈故夫人郝氏誌銘

宗室仲愈前右内率府副率夫人郝氏曾祖勲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旻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慶國公父忠内殿崇班嘉祐五年三月十一日生元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卒享年二十二九月十四日祔

葬西京永安縣銘曰　孰子其善不畀以年嗟乎夫人永矣茲阡

仲訦妻賈氏墓誌銘

右監門率府率仲訦夫人賈氏曾祖貴不仕祖習贈右驍衛大將軍父逵故前副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贈侍中元豐元年歸仲訦敏靜恭淑宜其家人三年十月以疾卒年二十有二明年九月丁酉陪葬于西陵銘曰

婦德内備隱屏弗章銘昭其幽垂聲不忘

賈圭墓誌銘

信卿諱圭賈氏𮗜文殿大學士左僕射魏國文元公之次子也魏公以經術相仁宗甍於英宗朝英宗親書大儒元老之碑六字使刻諸墓碑之上其家世遷徙行治勳烈不獨在碑刻與史官所記天下士無賢不肖皆知之歎慕之信卿以蔭補太廟齋郎再授將作監丞勾當在京諸司糧料院用明堂恩遷大理寺丞勾當雜買務官市要賂索不已時人莫敢爭信卿因事指中貴人之

過詣三司詰治中貴人坐罪自是都城列肆絶侵擾之患遷太子右賛善大夫通判徐州翰林侍讀學士呂公溱之爲州也屬縣得鹽盜數十人信卿覽其獄曰是可疑也入白呂公請自窮治果得詿誤者數輩釋之遷殿中丞國子博士會呂公徙治成德辟信卿通判軍府事及呂公得罪幕府坐累去職者數人争爲自辨信卿曰若歸咎呂公我等幸以自明豈士爲知已者用之意哉卒不辨謫監在京藥密庫英宗即位推恩入尚書爲虞

部貟外郎賜緋衣銀魚稍遷比部員外郎魏公鎮大名
為請於朝改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充供備庫使提舉㸃醴泉觀公事明年魏公
薨信卿請復故官持喪天子許之用遺恩推官一等信
卿以讓其叔父又許之繼丁魏國夫人陳氏憂信卿且
得疾矣服除乞守本官致仕熈寧五年十二月乙未卒
於京師宣明里第享年四十五累階至朝奉郎累勲至
上騎都尉信卿容貌竒偉善射甞舉進士一不中遂不

應刻意書傳欲有立於世不幸短命死矣平生交遊寛和恭畏君子也當官遇事慨然不可奪者士友以此稱之曾祖諱某太子右贊善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祖諱某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所生母裴氏封壽安縣太君妻李氏衛尉少卿昭選之女封樂安縣君子六人公定光祿寺丞公盛太常寺太祝公靖公詠太廟齋郎公正公逌早卒女二人未嫁孫男一人适以六年三月庚申葬信卿於魏公

墓側銘曰　魏公諸子多以材稱信卿維仲少則榮名
寛恭愼靜孔武以敏志不時施半塗而殞大儒之里實
葬魏公祔於新竁維卜之從

相州觀察使宗景夫人同安郡君李氏誌銘

夫人李氏鎮國軍節度駙馬都尉贈太保尚書令兼中
書令秦國和文公遵秦國獻穆大長公主之孫鎮潼節
度觀察留後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良定公端懿嘉
興郡太夫人郭氏之子年十有八歸令相州觀察使宗

景服事舅相李定王姑崇國夫人以孝聞縫紉烹飪必
以身而晨昏寒暑飲食必以時性莊靜讀書傳略知大
方閨門之内人無間言始封昭德縣君進同安郡君以
元豐四年二月甲子終享年五十有二九月某甲子陪
葬于西陵子男二人仲尧仲獬皆官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女
七人長昭德縣君適左侍禁郭唐卿次寧德縣君適右班殿
直石繼祖次崇德縣君適蔡州録事參軍次比丘尼崇
因院主妙覺大師悟本次廣德縣君適右班殿直曹琚

次早卒一未行銘曰　婉婉夫人禀德自天閨闈孔肅饋祀罔愆彼蒼者何不錫以年銘刻垂芳於久其傳

宋宗室右監門率府率叔羆妻翁氏墓誌銘

翁氏三班奉職舜弼之女也祖日新内殿承制閤門祗候曾祖通贈左監門衛大將軍元豐二年十月庚申卒享年二十有二明年二月癸酉葬於汝州梁縣奉悼王之塋次夫人柔婉明恵知好佛書事舅姑以孝聞内外宗族不見喜愠之色卒之日知者皆為出涕銘曰　茫

乎何往曾乎曷藏淑惠之徳死而不亡

故朝奉郎權發遣秀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輕車都尉借紫沈公墓誌銘

公諱季長字道原曾祖承諒贈光禄卿祖玉屯田郎中父播贈中大夫母元氏封吴興郡太君其先湖州武康人也再世家于杭州錢塘不知其所以徙至公皇祖真州卒於官遂家焉今為真州揚子人也公五歲喪父祖母春秋高無他子尊夫人有高節大志自力以養其姑而

退保諸子公性至孝哀憤感泣已如成人少長即自奮
勵閉門讀書家人有終歲不見其面者年十七舉進士
薦于鄉辭章典麗已可觀居數年乃專取羣經深探而
力索之至忘寢食寒暑遂又以經術稱學者歸之轉運
使上其行義朝廷賜以粟帛中進士甲科補越州司法
參軍丁母夫人憂服除為南京國子監教授南京學廢
久矣國人多不知學學者多不知經公取羣經為諸生
講解誨誘之甚力方朝廷以經術取士士之從學於公

者通經為最先故禮部歳所貢士多公弟子其後亦復稍稍為時顯用歳滿改萊州掖縣丞未行天子召見問勞命進所著書因謂公曰朝廷方新學校朕將用卿典教姑為朕悉心焉除國子監直講公出入學舍與諸生論經歸則謝客未甞請謁權勢歳滿遷大理寺丞權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兼權判尚書禮部進講發明皆治亂之要上命録其說以進賜五品服與考開封府進士既罷入見上留公從容問曰論不以智治國誰為此者

公曰李定所為上曰聞定意譏朕公曰定事陛下有年當知其為人邪正頃者御史言定乃人倫所棄陛下力排羣議而定始得為人如初繼又擢用不次陛下之德及定雖懷利尚當知恩臣以此敢謂無譏陛下意詩序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陛下自視豈任智者不知何自憮疑乃信此為譏也上曰卿言甚善朕今已釋然矣卿長者乃喜為人辯謗公曰臣非為人辯謗乃為陛下辯譖耳後轉實

文閣待制常秩與公不阿且有大用意已而除天章閣侍講兼集賢校理管勾國子監公事假太常少卿為大遼國接伴使同修起居注上特留公曰卿獨立少與朕所自知每恨用卿為晚行且用卿矣間語及前代君臣因曰漢武帝學神仙不死之術卿原其意否此乃貪生以固位耳故其晚年舉措謬戾禍貽骨肉幾覆宗社且人主固位其禍猶爾則為人臣而固位者其患亦何所不至故朕每患天下之士能輕爵禄者少公曰士而輕

爵禄為士言之則可為國言之則非福也人主有尊德樂道之志士皆以不得爵禄為恥寧有輕爵禄者哉至於言違諫咈士有去志故以爵禄為輕上曰誠如卿言異日又留公因問人物邪正公曰臣介愚與世少偶人之邪正多所不知既退或謂公曰事君有犯無隱此得無近隱乎公曰自先王澤竭善惡既無定論士之好惡又不以公吾豈可循好惡不公之士取善惡無定之語遂必人之邪正哉直舍人院權同知元豐二年貢舉遷

太常丞太學生有犯學制者自虞屏棄乃投匭上書訟講官受賕天子下其書俾公議所以處又下其書開封府置獄推究無實狀乃移其獄御史府御史取赦前及狀外事上言乞一切推治議遂及公百計以誣卒莫能得乃坐公不實而誣謂翰林學士許將嘗託監丞王愈請於公乞為外舍生陳雄陞舍學制歲終取諸生試文累上簿者名聞中書中書考察陞舍雄初未嘗陞舍也纔一上簿爾有司議法雄文非優是為曲法坐奪兩官

免天下籍籍皆為謂寃而公無一語自及六年官制行復通直郎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在淮南踰二年營職不怠士人謂公能安於義命數以政事與在勢者忤而獨為民所愛譽愈久而不忘八年還奉議郎令天子即位恩遷承議郎又遷朝奉郎權發遣南康軍為政簡便不擾御史上言沈某久以清脩有重望於時名在謫籍人皆知其寃乞以元坐付有司議除其罪下其奏御史因取太學諸坐罪者條奏乞除其辜有差於是同

時之人盡獲昭雪而士皆意公必且復用居兩月被召至闕除少府少監改權發遣秀州事卒於官舍實元祐二年十月十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公和厚靜默出於天性或有問焉不苟譽以蘄合當熙寧元豐間神宗自知公稍顯用矣忌者毀公異時論以獲進於是衆人相與排公而絀之以至於今復得名見衆議謂公當且留朝廷而諫者又指公為前政之朋附用古害今遂斥于外然則公之自守而不遇可知矣公視窮達禍福皆無

足以動其心者行止進退取舍辭受必求中理未嘗近名接人御物泛然若無所不可至立朝莅事則所與必義不為勢屈其於親黨交遊內無間言外無疑行好急人之難有以窮歸者雖甚貧必多方以賙之晚喜佛書所閱數千卷纂録其要百餘萬言然未嘗為人道也文集十五卷詩傳二十卷論語解十卷對問五卷娶王氏德安縣君有賢行不茹葷十年後公百六十日無疾而終子三人銖和州防禦推官文學行義皆有可稱錫讀

書舉進士鏻亦孝謹皆假承務郎女四人壻朝奉郎通判宿州事章仲山奉議郎錢青箱陳州觀察推官熊倅承務郎劉旦孫一人耕郎孫女一人以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葬真州北山之原公之配予同產姊也尤審公行治銘曰 敏識洽聞居仁蹈義在幼有聞踰壯而仕恭信直方强恕愷悌愈絀愈榮學則爲已

宋宗室故湖州管内觀察使贈鎮寧軍節度使

追封儀國公墓誌銘

元豐二年九月甲午制曰古先哲王治四海以孝親九族以仁生則致享叙之恩死則盡追崇之數民德歸厚朕甚慕焉皇伯湖州管内觀察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湖州諸軍事湖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五百户食實封二千一百户克勤序於宗藩躬廸善行無驕嫚過差之悔有端莊謹厚之稱永言奄亡良用傷盡恩禮之厚屬在親賢授鉞建旄錫封南國尚其冥漠膺此休榮可贈鎮寧

軍節度使仍追封儀國公謚按公字進之秦悼王廷美之曾孫廣平郡王德隆之孫贈深州團練使承訓之子起家除左班殿直十一選至觀察使娶薛氏封仁壽郡君先公卒子男二人叔昂右龍武軍大將軍懷州防禦使叔愷右羽林軍大將軍舒州防禦使女十五人長壽縣君適内殿崇班張從遜次適西頭供奉官李宗亮次仁慈縣君適内殿崇班張保次永康縣君適西頭供奉官張從懿次仁壽縣君適東頭供奉官王君貺餘早卒孫

男十二人羲之右武衛大將軍施州刺史勞之遷之右監門衛大將軍澄之右千牛衛將軍聽之抗之政之率府率用之元之三班奉職餘尚幼曾孫男六人公銈公繪率府率四人未名曾孫女八人元豐二年九月丁亥卒明年三月癸酉葬於汝州梁縣悼王之塋次公以宗室貴近幼服恭儉自奉朝請踰五十年厚重端良迄無罪悔宜其寵祿光大令問始終褒恤哀榮恩禮備稱制書所紀辭章爛然臣其幸以文字為職獲志公事謹昧

死以聞銘曰　有翼儀公煒我宗子蹈㬫去奢居寵離
祉制行不踰厚終令始刻銘墓中以告無止

宋宗室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

封楚國公墓誌銘

公諱宗蓋字才叔濮安懿王第二十五子也起家除右
監門率府副率皇祐中大享明堂進太子右内率府率
稍遷右監門衛將軍英宗登極拜大將軍未幾以近屬
再遷階州刺史今皇帝嗣服進邵州團練使丁母永嘉郡

太夫人皇甫氏憂服除改道州防禦使元豐三年二月
戊申薨享年四十有二上聞震悼以慈聖光獻皇后在
殯不克親臨其喪猶勑中人賻贈之甚厚制贈武寧軍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楚國公四年九月丁
酉從葬于濮安懿王之園次娶楊氏封仁壽郡夫人建
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景宗之女也子男六人仲江右監
門衛大將軍筠州刺史次仲郵仲的皆右千牛衛將軍
仲葳太子右内率府副率仲匿早卒女四人長永安縣

君適澶州録事參軍孫景初次永泰縣君適右班殿直程温叟次永泰縣君適右班殿直王佚一未行孫男三人女六人尚幼公天性純孝居母喪勺水不入於口七日哭泣悲哀弔者不忍聞服除痛自刮磨故習至不飲酒食肉聲色玩好悉皆屏去好收異書喜為文不以富貴驕人輕出財物以急人之難有稱於宗室中不享遐壽是可哀也銘曰　宋受天命系緒有光翼翼楚公宗子之良居寵惟約立志以强謂兹令德克享壽臧云何

不淑奄忽以亡有京者冢實維其藏刻石昭昧以告茫
茫

宋宗室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
右監門率府率兼御史大夫護軍天水郡開國
伯食邑九百户贈左領軍衛將軍墓誌銘

故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右監門率府
率兼御史大夫護軍天水郡開國伯食邑九百户贈左
領軍衛將軍仲傾字倚甫曾祖諱元偓韓恭懿王祖諱

允𨚕相孝定王父諱宗埶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彭城郡公起家除左内率府副率遷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以元豐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卒享年二十有六娶李氏昭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亮之孫尚東作坊使惟寶之女也子士啓士陪皆右班殿直女一人尚幼元豐四年九月丁酉陪葬于西陵銘曰　天賜之德而不以壽徃安于㓕庡蕃厥後

宋宗室左領軍衛將軍墓誌銘

贈左領軍衛將軍仲𦚧字明甫魯恭靖王之曾孫信安郡僖簡王之孫今魯國公宗肅之子生於嘉祐六年十月卒於元豐四年四月官由內率府副率遷右監門率勳上護軍爵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户娶鄭氏子三人士訢士愷早卒士軹右班殿直九月從葬於先王之塋次銘曰　溫恭而孝信厚以和壽不倖德命也奈何

宋宗室密州觀察使進封高密侯墓誌銘

故贈密州觀察使高密侯諱仲侔字脩甫魏公憲王之

曾孫平陽郡恭懿王諱允升之孫隨州觀察使諱宗楷之子初授右内率府副率由副率五遷為登州團練使元豐四年五月戊子以疾終享年四十有三以四年九月丁酉從葬于先王之塋次娶高氏封秀容縣君子男八人士極右千牛衛將軍士䱇右監門率府率士晉士闇士淳並右班殿直餘早卒女七人長適右班殿直陳琬餘尚幼孫男五人不剛三班借職女二人公性資純厚幼不喜從兒童嬉戲少長以才氣自負當熙寧間天

子勵精政治始詔宗子由袒免而下願補外官聽其自效而公以宗室近屬常感激欲自奮拔立功名以見世不幸其志未就而逝可悲也哉銘曰 山高水深兮洛之涘隹城兆啟兮遠日至侯之藏兮既固而安尚利其嗣人于世世

宋宗室右武衛大將軍筠州刺史魏國公贈安化軍節度使觀察留後墓誌銘

宗室仲來字進之曽祖魏王祖允言安遠軍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父宗立昭信軍節度使南康郡王生四歲
賜名授太子右内府率用明堂恩遷右監門衛大將軍
今上嗣位進右武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遂遷筠州刺史
魏國公以卒享年三十七贈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妻
李氏延長縣君男十人士倪右千牛衛將軍士拚右内
率府副率士洝士調皆右班殿直餘幼未名女八人元
豐四年九月十四日葬於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寛敏
恭静慈和惠良何以昭之納銘幽堂

宋宗室右武衛大將軍持節溫州諸軍事溫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六百户食實封六百户贈徐州觀察使追

贈彭城侯墓誌銘

侯諱世岳字希甫太祖皇帝之元孫越懿王德昭之曾孫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贈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藹第八子也母大寧郡君慕容氏育母安吉縣太君田氏慶歷二年八月二日生于睦親

之第慶歷七年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明年大禮改監門率門率遷千牛衛將軍英宗登極遷監門衛大將軍今上即位授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進溫州團練使環衛如故元豐四年七月十日卒享年三十有九訃聞于上兩宮遣內人臨奠賻贈加等詔贈徐州觀察使追封彭城侯九月丁酉陪葬于西陵初娶李氏安化軍節度使端愿之女泰國獻穆大長公主之孫先侯十三年卒再娶仁和縣君馬氏供奉官廸之女二男令秘右

班殿直次未名一女尚幼俟性質溫厚樂慕名教早失
韓國大寧之養痛自脩飭玩習書史略通大方勤儉謹
畏稱于族人銘曰 原高壤厚兆此新阡何以昭之銘
詩萬年

資政殿學士太子少保致仕贈太子少師謚章簡

元公墓誌銘

元豐六年七月十二日庚辰資政殿學士太子少保致
仕上柱國魏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

戸元公諱綽字厚之薨于蘇州衮繡坊之私第年七十六訃聞天子震悼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謚曰章簡録其子孫四人以八月二十九日丙申葬于杭州百丈鳳凰山之原公舉天聖二年進士知禮部貢舉翰林劉公筠奇其文擢寘高等入試崇政誤用韻猶賜同學究出身補楚州淮陰縣主簿會淮南旱蝗部使者風郡邑毋得蠲賦公按行以寔免於是獨淮陰人得不殍再擢進士第調江寧府觀察推官歲饑境内流庸充斥官爲

作饘粥發廪庾公悉意循拊穀價卒不能增全活者數十萬至它旁近郡之民皆頼之攝治江寧上元兩邑破姦擿隱吏不能欺民大化服縣民王氏豪横吞奪民田誘掠人為奴婢有欲告者或戕殺以滅口鄉人至號為王豹公擒捕掠治卒伏法鍾山民介居南北被酒相毆擊於道既歸明日有盗刖其足者其妻呼隣里皆意鬬者之所為也捕至公語其妻曰汝可去盗已服矣隂使吏隨其後果有浮圖迎笑竊語相賀公即縶浮圖廡下

召妻一問伏姦衆問公曰何以得之曰吾視其妻哭不哀泣不下又與傷者共牀而血不濡其裾然後皆讙曰公神明也范文正公仲淹安撫江西李康靖公居谷知軍府事交章稱薦召還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吉州永新縣世指以為難訟訴日數百公聽斷如流至隣邑爭不平者詣公決焉大姓周整少孤里人龍聿誘以蒱博以姦勝上腴田萬畝因脅取其質劑整母訴於縣又訴於州於轉運使至撾登聞鼓皆不能自白公取案牘一閱

而察其姦田卒還周氏一縣駭服用舉者知通州靜海縣江淮制置使言私販鹽至二十斤以上請坐徒從公曰海旁之民鹵斥不毛恃鹽以生自是非羣販者止笞罰縱去衆賴以安嘗奏審官五事從其議除江南西路轉運判官請得知台州大水昏墊之餘公出庫錢就民作室數千區許人自占與之期三歲償所費於是流亡皆復業又覽其城因門為堤以禦暴漲至今為利權三司度支判官會甘陵罷兵河北饑經費外卒辦於縣官者

尤多公調度折衷而人不知勞出為江南西路轉運使請除籍丁之法以便民從之儂智高反嬰廣州城甚急宿軍邕州歲漕又不足上以為直集賢院就充廣南東路轉運使乘遽至部建瀕江水砦數十以待逋寇繕治十五城器械樓堞一皆完給而軍食以有餘用功遷尚書工部郎中判三司鹽鐵勾院又除兩浙轉運使賜三品服改河北轉運使召充三司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福州英宗即位遷右諫議大夫又遷給事中知應天

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河北都轉運使奏事殿中英宗顧問甚久謂公曰罕有如待制忠者朕弗忘也今上嗣位遷尚書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廣州兼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又知越州知荆南府皆兼本路兵馬鈐轄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未至部名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開封府已而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拜三司使三司火災落侍讀學士未幾復職充羣牧使拜參知政事後三歲七十數上章乞骸骨上遣中

貴人封還所上章面請者又六七上遽曰聞卿子者寧孝謹好學使校書崇文且留二朞公恐懼俯伏請避賢者路固不受命上慰諭久之公歸語親友曰上恩如是吾不知稅駕所矣會太學生虞蕃上書訟博士受賕不法逮繫諸生公族人伯虎隸太學生得教諭小學逾半歲公弗知也御史府執者寧下吏者寧素羸疾自幼事公未知跬步離膝下公大駭愕即上章願納平生職禄乞許者寧即訊於外如事連臣不敢計非是一皆引伏

上詔諭再三許如奏而御史格詔夜立耆寧庭中遣使蹵廹伏辜又謂公使學官孫諤風祭酒録伯虎以為教諭已而御史至府第簿責公公不復省視即取牘書審如所劾其後獄辭成則曰伯虎之得小學即嘗白公而耆寧乃至逮捕前數日始因伯虎語及知爾是豈公素不使子知之乎況諤與公非有舊公肯私謁耶人或甚公自伸公曰吾為大臣也已嘗自陳不敢不盡胡乃自負其言内無愧耳又何辯焉出知亳州陛辭日召對上

迎謂曰卿行事朕所自知一歲即名卿也又欲更以陳許州公頓首謝臣罪大陛下貰死為幸安敢擇郡使臣得小州如願足矣上許之賜坐使服金帶如舊慰勞備厚明年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并京東東路安撫使過都朝謁問邸繼至留提舉中太一宫兼集禧觀自頗還朝未踰年乞歸老前後累章十數上謂公志力未衰尚宜在左右公懇辭曰臣老矣雖啣恩欲彊自勉餘年無幾至於癃薾失職而去為終身羞幸陛下保全其始終

因移疾彌月上數命中使至第存撫公力疾入謁曰臣

疾憊子羸誠恐一旦先朝露則遺骸不得以近先人之

邱墓矣上惻然猶不得請曰朕為卿辦治雖百子何以

加公每造朝詔勿多拜車駕遊幸聽免扈從邇英進講

亟名公公至涕泣避位上敦諭再三乃就席又上章面

傾悃愊遂以太子少保致仕公由著作積十二遷至侍

郎會更官制乃除正議大夫嘗判通進銀臺司兼門下

封駁糾察在京刑獄判昭文館宗正寺修玉牒官權判

尚書都省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同譯經潤文都大提舉
三館祕閣踐歷華要所至稱治遂登丞弼晚以東宮師
保就第始終榮名士大夫知與不知咸稱慕焉公幼敏
五歲已能賦詩經史過目輙誦九歲知荆州孫冕試以
三題冕薦于朝貧不能行及長博識彊記長於議論落
筆爲文醇雅深茂屬辭比事鈎引貫穿爲一時推重任
翰林誥命一出天下莫不傾想皷動上每歎曰卿文詞
高妙近世罕比足爲朝廷光采及在中書蕃夷書詔多

出公手景靈宮諸殿成莫夜傳詔俾公草上梁文遲明以進都下傳寫以後得愧有文集四十卷既以文學知名至於臨政尤善為方畧得事情吏淮陰江寧已有能稱及治閩廣開封不畧細故秋毫委曲務盡其實而平反之有讞獄集五十五事為十三卷傳於家天性孝友直諒豈弟待後進不為邊幅每以砥礪名節敦尚風義為先唐國有疾公請命于天誓以身代神示其象唐國亟愈及後丁內艱倚廬三年哀毀骨立公以布衣起家

兄弟六人與其子孫皆無仕者公既貴悉以䕃補官猶月給俸錢購市良田使之充羨不為分毫計惜推賢與善惟日不足薦士千數後多知名至輔弼侍從者甚衆卒無一人累已與人交際務出忠信或用此以為歉公弗之回也及預政盡忠無私將順諫救慎重不泄雖着寧莫得聞省中語議上前惟正之從不為茍止及得謝上謂公曰卿自與政中立不倚比有忮害卿者事往矣不復道也公謝曰臣不肖待罪近司無所裨補陛下含

容不誅其退分也尚敢以片辭校枉直哉上憫然久之曰卿可營居京師朕資卿金幣且便看寧仕進公皇恐遜避曰臣有田廬在吳歸可售即築室都城得望屬車之塵幸矣何冀賜耶行次近郊上遣近侍賜金千兩詔曰無事早還京師公既至吳二子分直洞霄鴻慶宮圖書盈前琴瑟在御扁舟籃輿湖山自適踰年手奏臣垂老多病朝夕先墓不克奉詔其辭皆感戀恩遇之語既薨上得公遺奏涕泣因出示執政曰此必元棊之文也

遼命内璫遠拊其孫餽金百鎰詔其家集平生文章上之元氏系出於危危出姬後封於新歴秦漢晉唐皆有仕者五代時全諷起建昌為撫州刺史其仲子倡任信州刺史為公之曽祖與淮南楊渥戰北信州走吳越錢武肅王因自易元姓生德昭官至尚書左僕射兼侍中封晉國公謚正宣為公之祖生九子皆以父任至顯官獨幼子守文舉咸平進士擢第官至大理寺丞為公之考公既貴贈曽祖太子太保曽祖妣徐氏郜國黎氏莒

國太夫人祖太師祖妣朱氏崇國姜氏申國太夫人考太師中書令六年郊祀更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崇國公妣錢氏燕國裴氏唐國太夫人始娶太原王氏越郡夫人繼娶蜀郡王氏魏郡夫人子耆寧館閣校勘有至行好學能文工所褒者耆𥨊承奉郎女長適尚書司封郎中李平一仁和縣君次早卒孫延祖似之皆早卒幼曰紹京銘曰

允矣元公博聞敏識奮躬逢辰顯大翕赩挾詞決科爰初童齓居官出使名發聲馳

遂參侍從德嚴望尊于閩于廣維屏維蕃乃登翰林乃
尹帝畿文國之華政也吏師帝謂公曰徃哉弼予易直
端亮一其終初公拜稽首敢有不共弗馮弗面惟正之
從御史折獄公不汝違朞年還公上所自知辭榮遺寵
章十數踰褒嘉問賚卒老于吳天不憖遺蠹傷殄瘁令
問曷歸傳史在謚貽謀子孫忠厚孝恭揄美邦家茂實
顯庸諏良卜吉兆此新阡銘以昭之於千萬年

行狀

宋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宣徽南院使光
祿大夫檢校太尉充太乙宮使東平郡開國公
食邑六千户實封一千四百户上柱國吕公行
狀本貫開封府開封縣汴陽鄉伯祖為户曾祖
龜祥皇任殿中丞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曾祖母曾國太夫人李氏祖蒙亨任大理寺丞
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祖母韓國
太夫人韓氏父夷簡皇任太尉致仕累贈太師

中書令兼尚書令楚國公妣楚國太夫人馬氏

公諱公衡字寶臣少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同判太府寺將作監遷殿中丞判尚書祠部遷太常博士通判鄭州丁母夫人憂服除判吏部南曹賜緋魚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擢充三司判官公以文靖公方疾引得謝懇辭不拜乃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久之復以為三司鹽鐵判官文靖公薨以恩遷度支員外郎服除又為鹽鐵判官為淮南

轉運使賜紫金魚袋召為三司度支判官遷兵部員外郎糾察在京刑獄拜直史館為河北轉運使北道民力貧儆困於餉役公始通御河之漕移内郡之粟以實塞下又置鐵冶以佐經費因請減近邊屯戍冗兵使就食京東諸郡練訓義勇以助戰守諸城皆增置壯城軍不給他役專事修築大名埽累年决溢公議脩郭固口以殺水勢河患遂息公在部四年省支移之賦與不時之役以數百萬計於是自天子大臣皆知公才能可用就

改尚書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充都轉運使召還權三司度支副司權判吏部流内銓加龍圖閣直學士高陽關路經略使副使知瀛州遷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御史言判登聞皷院劉宗孟事連宰相委公鞫治公盡力推析無所顧避進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辭不拜充同羣牧使為北朝祭奠使再除樞密直學士涇原路經畧安撫使知滑州遷右諫議大夫鄜延路經畧安撫使知延州公所至嚴重安靜不苛不縱未嘗法外㕘人而軍

士肅然蕃官胡乙叛歸夏國公移文詰執殺於境上異時守帥屬羌逃去或不敢究以幸無事至公令行莫不讋伏終公去無一人叛去召充羣牧使判尚書兵部提舉醴泉觀拜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府邛蜀遠方其俗易搖為守者往往務為威嚴以盡察為能公獨撫以寛恕屢以有年蜀人德公其去也作蜀父吟以思之至今流傳不息英宗即位加給事中遷尚書工部侍郎召為羣牧使權三司使嘗奏事殿中英宗謂之曰前使蔡襄訴

訟多不以時決頗有留事卿何以處之公對曰臣自蒙恩

備位即考求褱之政事未見其怠且失也恐言者妄爾

上省納之居月餘遂拜樞密副使公自以世受國恩知

無不言因奏疏言陛下即位以來諫官御史之言罕見

聽用雖有耳目之官實無視聽之助非所以明四目達

四聰望陛下自今以來政事責成於大臣視聽專委於

臺諫能其言者即加寵任失其言者無憚絀易則言路

通而視聽廣矣又乞以祖宗故事嘗置玉几延英講讀

更用此書以代史傳言甚切至嘗從容進對上論及人物使公選擇可用者以名聞公薦十餘人皆當世一時之選多被進擢有至大用者於是朝廷士大夫皆歎曰呂公真知人令上即位以功加刑部侍郎上既更用大臣擢公為樞密使制曰屢形憂國之言多發便時之策於是天下又知公有言於上也公在政府七年持法守正議論不阿權貴嘗奉手詔條列邊事公上十事多見採用其言京東武衛令分隸河北諸路總管司更出防

戍可代京師禁卒以省冗費河北義勇率五分擇一分為上等募令養馬騎射優為復除條目完具公私便之迄今著為定法又奉詔條陳陜西守禦之策議者欲廢慶州帥府以隸鄜延州東自黄河白草西抵環州定邊凡二十二寨其地相去千里若為一路則嵩漢往來緩急應勞不及事矣議既不合或欲委之邊臣經度公曰此事繫朝廷不宜委之邊臣也卒從公議會久旱不雨上延對輔臣訪以切務公即時上疏大旨以謂為君者

不可以聖自尊嘗用晦以接下爲臣者不可以卑自謙必抗忠以責難鑒知人之艱救虚文之敝又言天下轉運使提點刑獄請令久任使於通判知縣中各舉一人自代委中書考核治行後加試用以所薦賢否爲監司黜陟上嘉納焉已而公弟公著擢御史中丞公以私門恩寵過盛與其弟遜避久之制詔諭以朝廷至公之意至於三四乃各就職明年拜觀文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河東路經畧安撫使知并州時朝廷以宰相宣撫河

東陜西遂遣將西畧城囉兀修列堡障通綏銀路詔公應接公隨宜綏撫衆賴以安初發兵夫二萬轉餉囉兀由荒惟三泉新路以往公曰我之大兵雖已通行西人必設伏斷我糧道我師退不可得進不逢援無噍類矣令永和關路雖迂遠且違宣撫之期然可免鈔畧之患乃使由永和關以往已而袖堂援兵果遇伏不得進遏人乃相與感泣德公之活已也上聞之嘉歎手詔褒諭時既城囉兀築三寨又欲增置堡障公上言三寨之役

糜壊兩路民力未能成就何容此外更置堡障臣覩三寨地形散漫空濶必難固守大兵入界殺獲既多西人懷忿日夜聚兵必為邉患臣望朝廷罷寨戢兵専為静重之策以阻西人犯邉之謀後卒如公策棄三寨賊遂不復入冦初宣撫使之出以知制誥為判官將吏當賞者得承制専行而所賞多所未當公奏言臣得宣撫司指揮令本路出兵至囉兀城與种諤會合又令修築三寨許咸吉既領兵至會合處道上初不遇大敵捕斬老小

驅掠牛羊而已至於剏置三寨致西人將引重兵攻剽爭奪又不能成就令論功行賞不自朝廷至如都鈐轄宣事舍人蓋朝廷直 原缺 之官又不用制敕先已除授論議紛紛皆以謂自昔人臣得專封拜非治平得已之事也臣望陛下以入界將佐功狀委中書樞密院重責裁定則功賞不僭稍全國體書奏從之時轉運使以軍興調發遽急騷動内郡得罪朝廷悉罷歸之又言事不豫圖廹以期會其勢不得不至騷擾朝廷為薄其責頃

之公以疾乞便郡得知鄭州州之西南舊引湖水入城東注僕射陂灌漑民田議者以隄防為費請廢罷公以謂隄防之費可損而無擾也灌漑之利顧可廢哉乃料役兵脩完民知水之存而不知工之所自出也又為斗門以走暴漲鄭人便之會臨洮用兵帥守之臣往往撓謀沮計傾毀任事上以公忠精乃拜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充秦鳳路經畧安撫使知秦州使者諭旨召入朝面加慰勞公始至凡所處畫條目鉅細皆躬自臨督從宜

制變悉中機會其後王韶收復熈河以公有勞就加檢校太尉固讓不從而公且得疾矣累請汝州得判河陽上遣中使將御醫診視因請管城私第乞領西太乙宫乃拜西太乙宫使熈寧六年三月八日薨于家享年七十六訃聞上震悼輟視朝二日贈守太尉賻某物吕氏自公高祖夢奇為後唐北京副留守家于太原曾祖龜祥開寶中為殿中丞知壽州因居於下蔡祖蒙亨淳化中官至大理寺丞伯祖蒙正相太宗真宗遂為開封人

考文靖公相仁宗二十餘年令配食廟庭其行治勳烈載於國史始文靖尹治開封政事為當時第一及公兄弟三人相繼皆有善政都人以為榮士大夫以為能世其家焉當文靖薨仁宗念其勳勞又知公為賢嘗書公姓名于殿楹欲大用者數矣未果也故英宗擢公主大計月餘遂登樞府公出入內外詳達治體受命之日人莫不謂宜天性純孝事文靖公無纖毫過失故文靖公加愛焉平居好學問克己下士來者必盡其意及在朝

廷耻言人過所薦士百餘人多為名臣有未識其面者每進見上前奏議諄諄皆出於仁厚其處大事雖倉卒之際常從容有餘度量寛博家人亦不見其喜愠也在政府時即治地鄉里日欲乞身以歸已而出帥并秦志不得就然未甞以内外易意其所經畫皆以不失朝廷威重綏輯邊民為意故所臨莫不稱治及以疾還第精識不衰疾革之日屏去姬侍顧孫子在前諭以後事安然無怛色公先娶扈氏贈賛皇郡夫人再娶王氏太尉

文正公之女贈清原郡夫人皆先公卒子右賛善大夫
希逸贈尚書司門員外郎好學自守爲善士公所器重
希仁大理評事贈殿中丞希明祕書省校書郎希逸希
仁早卒女四人長適太常博士祕閣校理韓忠彦早卒
次適保州推官向紀次又適忠彦次適光禄寺丞趙宗
孫四人淑問太常寺太祝淵問祕書省校書郎清問未
仕曾孫一人師中未仕公自高祖以上葬太原曾祖而
下葬開封新鄭縣神崧鄉懐忠里卜以今年五月某日

祔公喪于文靖公之塋次謹具歷官行事狀請牒太常議謚所牒史館垂編録謹録狀上

祭文

下事祭文

維爾之生禀粹懷冲岐嶷夙成姿相端豐謂宜俾熾壽善享終云胡不淑夭閼懽𢙣諏良卜吉寓此蕞宫遣使致奠悲乎曷窮

祭吴相公文

嗚呼公乎學問文辭昔者童幼來遊京師決科從仕服彼艾耆宏材廣業左右具宜以賢獲用唯聖爲知公在相位弼諧允釐恭莊靜密無苟笑訾施設後先世或莫窺惟其事君不枉不欺人忍居爾公惡弗爲哀哉亡矣正直是思我等至陋與聞政機陟降帝所辱公同時爲此醪醴靈其饗之尚饗